

发现李庄

岱峻 / 著

风雨江山，衣冠南渡。川南古镇，承续着同济、中研院、中博院、营造学社文化抗战的历史，为战时最具影响的文学学术中心。一代学人，安贫乐道。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李济、梁思成、林徽因、董作宾、童第周等，焚膏继晷，薪传火播，厥功甚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发现李庄

岱峻\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李庄/岱峻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34-6797-5

I. ①发… II. ①岱… III. ①乡镇—地方史—
史料—宜宾市—现代 IV. ①K29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8650 号

Faxian Lizhuang

发现李庄

岱 峻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07 8372629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3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0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5 千

插 页 1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797-5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 录

李庄歌（周懋庸）	1
序 为什么是岱峻（何大草）	3
自序 中国李庄，一段湮没的历史	5
楔子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10
第一节 夏夜梆声/10	
第二节 喜极而泣/11	
第三节 梁思成与傅斯年/14	
第四节 悲欣交集/17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	22
第一节 山重水复迢迢路/22	
第二节 动议迁川/27	
第三节 古镇李庄/30	
第四节 山坳里的书案/32	
第五节 安难居不易/37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 44

第一节 谔谔之士傅斯年/44

- 一 卧病倒床/44
- 二 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47
- 三 白色的反思/51
- 四 板栗坳傅家/56
- 五 山深闻杜鹃/61
- 六 西行延安/64
- 七 谔谔之士/69

第二节 谦谦君子董作宾/73

- 一 代理所务/75
- 二 甲骨彦堂/76
- 三 甲骨书法/81

第三节 那时的“先生兮”/83

- 一 忧道不忧贫/83
- 二 中医与西医/90
- 三 吃人的故事/93
- 四 “先生兮”不亏人/97
- 五 刺刀下生存/99
- 六 学者的自律/103
- 七 治学与入仕/109

第四节 《六同别录》/112

- 一 故纸堆刨出的历史/116
 - 1. 李光涛与明清档案整理/118
 - 2. 劳榘的居延汉简研究/123
- 二 拓荒发轫的语言科学/125
 - 1. 李方桂——“非汉语语言学之父”/125

2. 马学良：大山边寨寻宝人/128

3. 董同龢著“天书”/133

三 高山丛林中的民族学/135

四 锄头挖掘的辉煌/138

1. 清溪阁醉别/138

2. “蛮夷之地”的新发现/142

3. 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44

4. 李霖灿——“东巴文化之父”/150

5. 梁思永——病榻上的硬脊梁/155

6. 夏鼐的西北行/160

第五节 李庄的姑爷们/166

一 傅斯年做月老，逯钦立娶淑女/166

二 景云，你在他乡还好吗？/173

三 爬山豆，叶叶长/179

四 李光涛与张素萱：鸿案相庄/185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 189

第一节 从社会调查所到社会科学所/189

第二节 石崖湾与门官田/191

第三节 高山流水失知音/196

第四节 战时经济研究/201

第五节 幻想与破灭/205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 209

第一节 营造学社的冬季/209

第二节 李庄的“太太的客厅”/218

第三节 梁思成——中国建筑科学之父/230

第五章 风雨同济 236

第一节 东岳庙与工学院/239

第二节 禹王宫校本部/247

第三节 镇中心慧光寺/252

第四节 小镇之恋/255

第五节 童第周/259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 265

第七章 走出李庄 273

第一节 念兹别离，永怀缱绻/273

第二节 去留两徘徊/287

第三节 天下同济/293

第四节 史语所在台湾/297

第五节 蚌病成珠/305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截至 1948 年） 313

参考书目 316

初版后记 318

第三版说明 320

李 庄 歌

周懋庸

李庄坐落长江源，悠悠历史溯秦汉。
山顶曾经开犍道，山腹奇险置悬棺。
明末清初战乱频，蜀中荒芜少人烟。
两湖两广移民入，此举名曰填四川。
李庄先人辟蓬蒿，改作良田代代劳。
民国年间具气象，张罗李姓人丁旺。
东邻虎视早眈眈，铁骑踏我好河山。
一夕之间失沈阳，卢沟桥畔动刀枪。
北京先失南京继，鼙鼓惊天还动地。
山河沦丧尚可复，最惧文化将灭绝。
文化传统须保存，不辞流亡皆南行。
颠沛流离湘桂滇，敌机轰炸无处安。
传闻李庄地偏僻，可否栖身问消息。
小镇贤良明大义，热诚迎来精英聚。
佛堂古庙读书声，弦歌再唱是同济。
营造社归月亮田，史语所上板栗坳。
板栗坳似桃花源，傅老名居桂花院。
倾情所务劳心力，谔谔之士性不变。
考古之父数李济，羊街暂作安身地。
至今当日旧街坊，尚忆李老终日忙。
生活艰难少医药，一双娇女先后亡。
戏台门板研甲骨，辛苦当年董作宾。
惨淡经营梁思成，病骨支离林徽因。
众贤如星难列举，李庄从此声名起。
敌寇飞机过李庄，但见云树莽苍苍。

上下城池均被炸，唯有李庄静如画。
 李庄山水护国魂，学术第一耐清贫。
 传来消息满江乡，四强合力沦扶桑。
 八年抗战终见晓，漫卷诗书喜欲狂。
 纷纷东下离李庄，李庄寂寞剩余香。
 李庄风流一朝歇，保存文化有功绩。
 五十余年人不知，李庄无语空寂寂。
 前人历史不能忘，岱峻立志传李庄。
 沧海桑田遗迹散，八方搜集付血汗。
 数载辛劳路漫漫，发现李庄人惊艳。
 民族文化乃国脉，常伴星辰与日月。
 抗日胜利六十年，爱国精神代代传。
 李庄当年显精神，不愧长江第一镇。
 板栗坳亦我故乡，少小离家鬓发苍。
 我欲归乡归未得，长歌一曲献李庄。

2005年8月15日



立在李庄抗战纪念馆门厅的《李庄歌》屏风（岱峻摄影）

序 为什么是岱峻

何大草

岱峻是我朋友，相交十年，坦率说，我没想到他会写出一部《发现李庄》来。在我印象中，他好美食、好山水，遍地搜好书，到处逛庙子，还在钢筋水泥的屋顶造园林。当然，他也写文章，走闲适、恬淡的路子。但我显然夸大了岱峻的恬淡，读完《发现李庄》，我发现了他的雄心壮志。陶潜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猛志其实一直都在那儿，只是他不说。他把雄心放入耐心，把目光投向微观，把研究变成扫帚和篦子。等我们一觉醒来，李庄已经不再是李庄，“李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上一个闪亮的符号。

二十多万字的《发现李庄》写得很扎实，我可以想象岱峻几年的艰辛与毅力。差不多可以说，他下的功夫，是把田野考古和案头研究绑在一块儿做。面对苍茫的乡野与湮没的历史，徒有想象是无济于事的。在学问一途，按胡适的名言，是：“拿证据来！”在《发现李庄》中，证据处处可见，有文字回忆、书简往来、口述记录、照片手迹……数以千计，而经他翻阅而没收入书中的，一定更为浩繁吧。拿着这样一部厚实的书，我的第一感受，是兼有信心和敬佩。至于阅读的感受，则是惊讶和惭愧。

我们说到对历史的无知，常用“余生也晚”作借口，在这种机智的自嘲下，很多记忆就被毫不吝惜地遗忘了。讲到万里长江，我们首先想的是上海、南京、武汉，也许还有重庆和三峡，大概不会留意到李庄；提起抗战八年，自然会书写台儿庄大捷和百团大战，却很少追问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华文化的命脉是如何薪尽火传的？《发现李庄》的价值，就是把这个问题放进小小的李庄，就像历史曾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把傅斯年、李济、童第周、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放进这个偏僻的乡镇。岱峻的回答，是平实地叙述，在密如针线的细节中，复活一个时代的光荣和梦想。

流亡、贫病，是那个时代的日常之事，即便是恬静的李庄，也无法完全

安妥忧世伤生的人们。活下去，首先就是艰辛的。传说中的林徽因，永远是翩翩的佳人，而李庄的林徽因，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就连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常以藤藤菜和稀饭度日。常识告诉我们，贫病会让最强健的身体坍塌，稀饭也撑不起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之外一定别有什么支撑着他们，不仅是活下去，而且还放出异样的光芒来。这就是信念、责任、尊严和骄傲，还有惺惺相惜的同情与互助。读到傅斯年为梁家兄弟写的救济申请，还有林徽因致傅斯年的答谢，那种恳挚与坚忍，让我在感动中沉默。很难确切地解释什么是“精英”。现在流行把神还原为人，说到精英，最便当的说法是，精英也凡俗。这话当然是对的，但精英毕竟是精英，是黑夜里的火种，大厦中的梁柱，《发现李庄》是对我们民族精英的再一次发现：在最艰难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怎样地活着？

大师谢幕、精英匮乏，《发现李庄》是发现、复活，也是恋恋的挽留。但时间就像李庄边的长江水，挽留不住。我听到的，只是挽歌。（2004年7月）



1941 流寓李庄的学人在山上板栗坳纪念中研院成立 13 周年（董敏供图）

自序 中国李庄，一段湮没的历史

李庄前缀“中国”，不是我要哗众取宠，而是因为有一段实实在在的被湮灭了的历史。

抗战期间，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李庄最盛时有一万两千人，人口绝对数量不多，却多有国之精英。那时大大小小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四下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单位。

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与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大院并列。当时设有十三个研究所，社会人文学科的三个所，涉及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经济、社会、法律等学科，全都迁到李庄。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一大批有国际影响、国内一流的学者，常撑一把油纸伞，或捏一把折扇，行迹匆匆，出没于李庄的泥泞。单是留学欧美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就有李济、梁思永、吴定良、凌纯声、夏鼐、吴金鼎等一大批人。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八十一位首届院士，从李庄走出去的就有九位。

那时寄自海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也能准确送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经常收到寄自“中国李庄”的学术刊物和书籍。外籍教授史图博（德国）、魏特（波兰）、鲍克兰、史梯瓦特、韦特（德国）、陈一荻（德国）等，曾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而犹太人魏特先生还成了永葬李庄的孤魂。费正清、李约瑟等国际友人曾造访过李庄，并与那里的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童第周等保持着长期联系。当时的李庄，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四大文化中心，是抗战时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人文中心……

发现李庄，纯属偶然。几十年随心遣兴地阅读，也看过一些东西。

我热爱丽江，横断山脉中一个“阳春白雪”般的古城，有一个叫李霖灿的人已捷足先登。1941年，他受聘于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考察边地艺术，发现了玉龙雪山下神秘的东巴文化。几年以后，他携大批东巴经典到李庄，开始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的编纂和东巴文化的研究。几十年来，他把东巴文化的研究扩大到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王世襄是一个快活老头。当年，他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追随梁思成来到李庄。前些年，他的一部三卷本文集《锦灰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书中多篇论文写于李庄，其中有对李庄宋墓和宜宾旧州白塔的测绘与考证。

一个朋友说过，若是旅途消遣只携带一本书，那就带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也是一本写于李庄的书。青年学人罗尔纲，1943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社会所，依据资料悉心考证，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成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他一生的著作中，好多文章都郑重地写上“某某年写于李庄”。

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1984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1998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开山之作。此书1943年成于李庄。书中的照片有李庄板栗坳，测绘图有李庄的旋螺殿。李庄六年，中国营造学社艰难支撑。抗战胜利之后，以营造学社为主要的班底，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可以无愧地说，李庄是“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

.....

李庄，就这样一次次地进入我的眼帘，撞击我的心扉，变成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我的目光也开始自觉地追寻那段历程。

李庄是个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镇，其为县治、州治、郡治的历史长达四百多年。也是长江上的大码头，曾为川南货运的集散地。清代前期大移民，“湖广填四川”，十省五方的民众，溯水路而上，又沿着长江的各个支流分散到四川各地。历史在这块狭窄的土地上留下了“九宫十八庙”，留下了一个个青瓦粉壁墙的四合院，留下了青石板铺就的小街。戏剧“高台教化”，民间开馆授徒，行业兴办义学……这些熏染成李庄人讲礼义、重斯文的风气。

抗战时外省人疏散来川，李庄人慨然相邀，热情相助，在烽火连天、硝

烟弥漫的艰难岁月，以一方平静，保存和发展了民族文化。“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李庄没有电，没有都市娱乐与现代交际，没有充盈的食物和药品。狭小的生存环境，扩充了人们的思维空间；简单的生存方式，提高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质量。处静虚之中，做出真正的学问。中国的人文学术正是在西南边远的小山村，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1946年10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抗战文化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突然空寂了。邮政所由二级所降为三级所，邮通量锐减了十之八九。从李庄走出去的专家学者，1949年后，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国外。留在大陆的，在极“左”思潮中也多受磨难，斯文扫地。作为抗战人文遗存的李庄，自然也淡化并逐渐隐去了这段历史。

经历了极“左”政治的劫难后，人们扼腕痛惜。自然科学的破坏甚为惨重，而人文科学则被耽误了好几代。朱学勤在为林毓生的《热烈与冷静》所写的“编后记”中说：“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惟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这些年，海外史学界对我国影响大的有唐德刚、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和张光直的考古人类学。当我们习惯从纵的线索，从固有的模式去认识和分析历史时，黄仁宇则从一个横的断面，牵出历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全新的图景。黄仁宇治史的方法，其实就是傅斯年提倡的“史科学”。他对明史的研究，基础资料来自史语所整理出版的“明内阁大库档案”。而张光直是沟通当今中国和西方考古人类学的第一人。他曾是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兼任北大和中山大学客座教授，长期在国内的报刊上开专栏，向读者介绍和普及考古学。在中国，许多人文学者的案头上都能找到他的著作。细读那些作品，会蹦出一系列我们不了解甚至全然陌生的名字：李济、董作宾、凌纯声、劳榦、高去寻、石璋如……这都是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后去台湾，消逝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学者。而我们景仰的张光直以及许倬云、宋文薰、李亦园、梅祖麟等则皆出自其门下。对于先生李济，张光直曾大胆放言：“考古学至今还生活在李济时代。”

语言学是中国率先争到世界性的发言权的人文学科。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二组主任赵元任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在美国，他坐上美国语言学

会的“头把交椅”。接任他的史语所二组代理主任李方桂则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也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他们的著作，至今在国际语言学著作中仍有很高的“引用率”。李方桂在李庄生活过多年，赵元任一直兼任着史语所二组主任……

随着对李庄的了解愈深入，我愈汗颜：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训练的学生，作为一个自诩几十年的“读书人”，竟然对非官方意识形态的人文学科和学者完全无知且存先天的偏见！

发现李庄，我窥见了民国人文学术史上的一段不寻常的时期，找到一座中国学术的富矿。我为李庄激动，我为我的李庄发现而欣慰。

关注李庄，我开始追寻发生在那段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事，探询故事梗概背后的细枝末节，执著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就像一把重续时光的梭子。

六十多年过去了，流年似水，往事如烟。

几年前，我来到一处砌着三合土的小院前。一溜平房，房门上锁，墙上有一块“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牌子。营造学社旧址的两间屋已作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还有一间房是堆旧物的房间，地板朽了，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牛肋巴窗，近午的光线漫进来，照见房中腾起的一柱积久的尘灰。这便是当年林徽因的卧室。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从卧房悄然退出，停留在正厅。这里曾是梁思成的办公室，现在只有梁上一个燕子窝显出生机。

乡邻告诉我，每年都有人来参观，多是老人。罗哲文就来过两次。罗哲文是寻梦来的，当年他是梁思成招聘的练习生，现在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他写过这样的感怀诗：“几回清梦到李庄，江水滔滔万里长。五十余年今又是，激情旧景旧时光。”

踏访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给我当向导的陈金辉，当过永胜村村长，当年，他父亲给研究院挑水抬滑竿，他母亲帮研究员洗衣服烧饭。他帮我找到了打开栗峰书院的一把钥匙。

板栗坳，有一座保存较好的牌坊。几丈高的基石上，栏杆的龙虎图案还依稀可辨。这道牌坊记下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张家始祖的伟绩。牌坊背后也曾立过一块碑，是史语所告别李庄的纪念碑——《留别李庄栗峰碑铭》。那块碑藏着史语所在板栗坳的众多秘密。据陈金辉说，这块碑 1966 年



栗峰书院咏南山牌楼前，董作宾一家摄于1944年（董敏供图）

被一个姓田的社员背去打语录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我不相信那页历史就此消逝。后经多方查找，我访到几户人家，他们的女儿当年曾随研究院的先生远走他乡。我找到元史专家杨志玖的内弟，找到胡适纪念馆馆长王志维的姨妹，找到古典文学史家逯钦立的内兄……那以后，我经常在李庄的山岭中转悠，不经意间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次，我遇到一位正在山坳上挖背沟、理红苕藤的老汉。一问，他叫张汉青，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同过学，“老子”张海州给傅斯年抬滑竿，当脚力。他知道很多往事和线人。田埂上，我双腿一盘坐了下去。他也放下锄头，坐拢来。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飘荡的雾岚，使板栗坳的秋色变得迷离……当时的感觉很奇怪，仿佛随着他的讲述，我想写的书，书中的人和事，都一一复活了，从田坎上，从农舍中，从发黄的书页里，缓缓向我走来……

2003年11月13日写于锦城万里桥畔

楔子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第一节 夏夜梆声

1945年8月15日夜，长江边上的四川南溪县李庄，万籁俱寂，惟闻几声犬吠与隐隐涛声。

世界睡去了。只有守夜的更夫提着竹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凹凸不平的夜色，从镇的这头，走向那头。他走过旧时李庄的东岳庙、张家祠堂、禹王宫、慧光寺、祖师殿、桓侯庙……走过现在的同济工学院、医学院、院本部、图书馆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五六年了，他熟悉这些“下江人”的单位分布、工作情况、生活习惯，甚至还有一些先生的姓名，就像熟悉过去李庄正月里竖竖灯、三月十七的东隍会，熟悉慧光寺的住持、南华宫的道士……

这些天，他总感觉熟悉的李庄有些变化，人员的流动变得频繁，人们的情绪变得躁动，货物的交易量剧增……空气中隐隐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今夜里，他手中的竹梆有些重，他提醒自己须格外小心。那年头，防火防盗防汉奸，乡乡都设立了保甲制度，而更夫是李庄黑夜里一双圆睁着的眼睛。

黑沉沉的建筑群，偶尔有些窗口，摇曳着朦朦灯光和幢幢人影。街道上木板的店铺门缝里，偶尔透出一线光亮，闪闪忽忽。

忽然他看见有人推门而出，冲向街中心，站在慧光寺坝子的灯杆柱石上，双手扩嘴高声呼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他先是一愣，待惊醒过来就使劲地敲着手中的梆子，也跟着大喊：“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